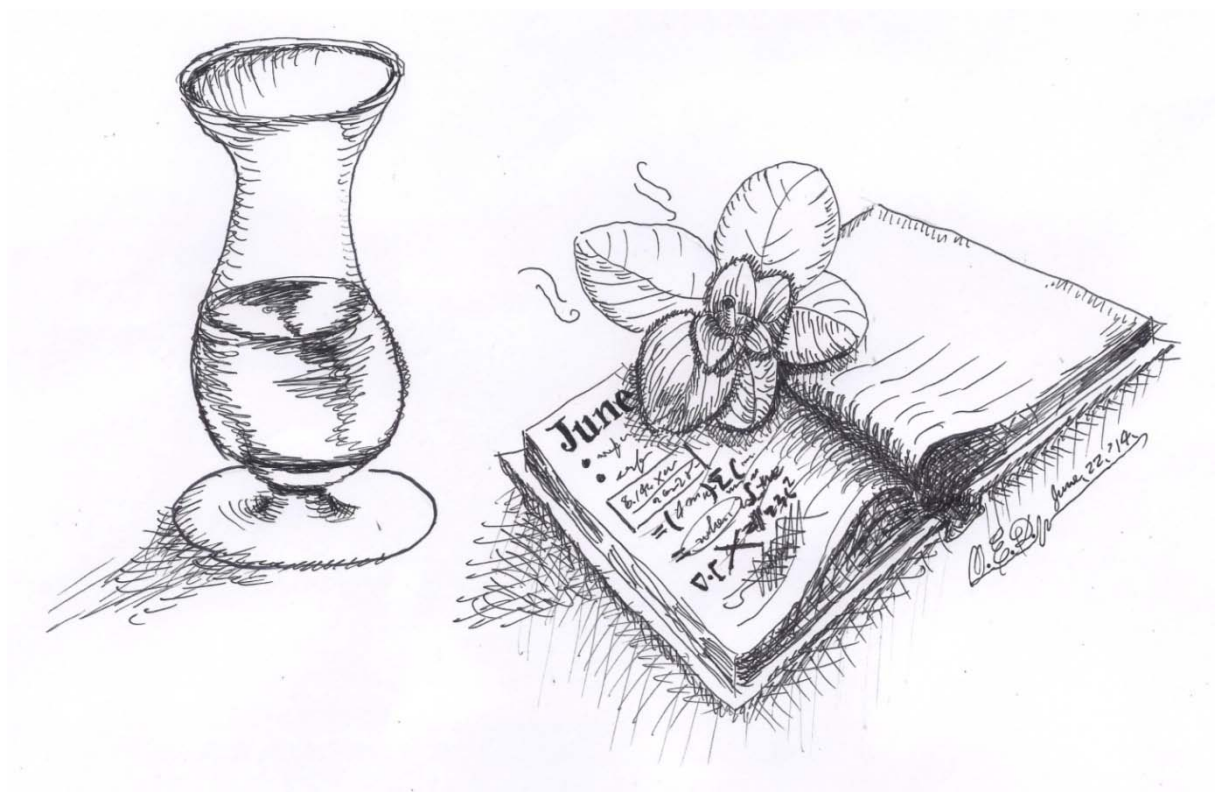


引喻失義

◇ 物理四蕭維翰



大學最後一個學期的寒假，《時空》的編輯捎來一則訊息，與我討論是否有意願整理成文字，今年寒假在物理營分享的對於大學物理系教育的看法。我內心矛盾：既不希望自己一廂情願的理解貽笑大方，卻又奢望畢業前能，再次在系刊上，忝署自己的名姓。周末，適逢安排好的一趟南返，我與友人在成功大學午後小聚，便以此事為引。

大學路 22 巷的咖啡廳。揀了一個落地窗旁的座位。服務生送來菜單。我翻開筆記中謄錄的作業計算過程，利用零散的時間完善一些計算細節。五月日滿安平，鳳凰花城街道溽暑蒸騰，友人腳尖踏著行道樹的倒影而來，汗滿雙鬢。

“你記得我上次同你說，”我開口，“寒假作剛、穎任和我被物理營邀去經驗分享的事嗎？之後負責編輯《時空》的學弟跟我談了一下將這段對話轉化成文字的想法。

“這感覺很怪。相信過三個月我大概就可以，臉不紅氣不喘地，說出與原本的自己矛盾的論述。寒假時我也對聽者們坦誠，這是最誠摯的允諾罷。你記得楊牧是這麼說的，

“歲月 / 是河流，忽陰忽陽 / 岸上的人不能追究 / 閃爍的得失’

“那麼隨波逐流載浮載沉的人又怎麼去評價與論斷呢？”

“不好意思。蘋果蜂蜜醋飲是？……”服務生送上兩杯飲料。

友人忙啜了一口醋飲解渴。雙臂拉得直直的，我又往後倒入沙發中。落地窗外陽光在路樹樹葉上翻滾，踏下金色的足印，翻進窗內，寄色澤於冷飲。重來又是三年。問訊湖邊春色，拜別了一城的鳳凰花，北問他鄉的杜鵑後，現下與窗外的阿勃勒對眼。重來又是三年。這條路，以前我常走，遇得上還沒結婚的化學老師在這裡挑衣服，偶爾吃麥當勞或喝星巴克。那個十字路口左彎勝利路就是宿舍——三餐都得走那條路的，什麼非慣性坐標、彈性碰撞的圖像，常常就是在行走時構思的，同時閃避阿勃勒的果實。

“你四月回來沒能細說，所以你究竟講了什麼？”友人說。

“記得我把題目命名得很玄，但主要是想闡述一些差異：進物理系前後到作專題這些階段對讀物理的想法。”

宿舍在分部。一條地道外，接著校區。紅樓外的小走廊是科學教育大樓，工作桌上散落電子元件、實驗樣品。鍍膜後還得送進高溫爐燒結，再送去成大給電子顯微鏡拍照。五年前有次實驗室內化學材料沒收好，醋酸味瀰漫教室整整一星期。還懵懂無知的年紀，只覺得新潮，彷彿昂貴尖端的儀器才得以測量、實證科學。

幾個街區外就是車站；金石堂、敦煌等連鎖書店列在路上，從波哥轉上民族路。天下版 *Feynman's Lecture on Physics* 中譯還沒出完的夏日，好幾個週末我窩在敦煌的二樓讀電與磁的分冊、觀念物理化學，腳尖輕敲地板，打出不休止的鼓聲。那幾年學物理我有很多想像、手繪的痕跡：最常操作的數學技術是三角函數，都是視覺性的。

“或透過參與一些科學、現象學的創造與觀測，”我繼續說，“如你我分別見證超導體的奇異，與一些無機、有機奈米材料基板的電性，抑或，透過流利地標記一些 θ 角，描繪一些拋物線、橢圓，我們幾乎覺得——天真而自滿地——更深刻地認知了這個世界：“看！這就是衛星的脫離速率。”之流。對於自己藉由類似手法認識世界的能力及極限有了更深一層的想像。回想起來挺可怕，我們甚至在一年級時就上杜鵑花節宣傳這樣的想像。”

“那物理系的物理又是怎麼樣呢？”他問道。

“你是說，你也曾經歷過的……瑣事嗎？”

我吸了一口紅茶堤拉。裝飾的巧克力粉一呼氣就散在桌面上，細碎而繁瑣。

“進物理系，”我繼續說，“尤其是大二後，學習物理的認知好似被重新定義了一樣。也未必適應不良，但少時的想像就被扭曲了：我們不再畫力圖，直接寫下 Lagrangian 以及運動方程式，甚至各種曲線的古典圖像也被放棄了，被以一個路徑積分搪塞了事。這些 formalism 就像是成年禮：你非得親自解出氫原子光譜，證明每個以法文命名的特殊函數的正交關係，才算複驗了入門時的那投名狀。”

抽了一張衛生紙擦拭吹落的巧克力粉，一時間也沒辦法將桌面清得俐落，卻留下提拉米蘇的那種質地。“儘管，”我說，“物理訓練的本質更清楚了——雖然我們又如何斷言什麼是本質？——卻也轉移往別的花叢，一些人的寄託與殘餘的熱情。

“‘So, we'll go no more a-roving
'So late into the night,

*‘Though the heart be still as loving,
And the moon be still as bright.’*

“Byron 是這樣教我們如何溫柔道別。其他人的離去甚至更堅決，揮手自茲去。”

“那你現在認知的學物理呢？”他又問。

“與其上綱到物理，我承認自身的經驗已經被窄化為理論物理研究的體驗。

“物理，作為一種現象學，其理論本應是瞎子摸象式地鋪陳。然而，這種哲學在形式化後的課程規劃內沒有機會實現：物理學被當成一門演繹式的學問，以邏輯為指導原則；這並不常是猜想、躍進的依據。

“進研究室體驗科研生活時面對的基本上就是大海撈針了。如洪銘輝教授所說：‘在 Bell Lab 你必須在六個月內變成一個項目的專家。’跳上第一線後，要學一個在 80 頁的概念，已經喪失從序言閱讀的權利了，必須從第 70 頁趕鴨子上架。或甚至透過直接與同行討論去汲取受用的概念與技能。

“我的確曾，兜售夢想式地，與人分享，‘你或許會成為地球上第一個知道某件秘密的人。’但生活的常態其實是忍受挫折與寂寞——無常如北國的雨水，只在南返的週末能撿拾阿勃勒的花瓣，能在此處並坐。不過，這總算是真實的，就像 *Before Midnight* 裡 Jesse 說，

“It’s not perfect, but it’s real.”

“正像我們意欲師法的對象一樣。”

“來這裡的車程上其實我有努力擬定一個詞彙去抽象化這些論述，或說再次故弄玄虛，兜來兜去；最後總算是擰出了一箇。”

“喔？”

“引喻失義。”

服務生收回空杯，並重拭桌面回它初生的乳白色，半張桌面流著日光刺眼。

“無論是認為自己適合什麼，或者對於一些客體有多餘的想像，某種意義上都是引喻失義。然而藉由摧毀想像與認知的重新形塑：見樹，見林，見樹，或許就能更迫近自身期待的真實。”

我們走在大學路上，在阿勃勒盛開的季節躲避不了陽光，四年一日。林禹暄在〈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〉一詩中寫道，

“而你是否記得，我們總是輕易地

“用詩句引喻失義了自己？”

一首，我們太年輕時掉以輕心的詩。重來又是三年，而今我們再坐於南國的屋簷下啜茶，是否不再對自己引喻失義？或許明日，一夢之遙，我們便足以細析見樹見林的層次，但當我們駐足河岸，也未必合適再追究這些得失，僅能在與友人的對話間，盡力重述，使之成文於雜記。